

李敖 大全集

32 李敖私房书（四）

李敖
大合集

32

李敖私房书
(四)

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(上)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

一、1999年1月,中国友谊版《李敖大全集》(1—20卷)在北京出版。逾年,《李敖大全集》(21—40卷)面世。十载光阴,世事沧桑。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、梳理和再编辑,实属必然。

二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,按“文学与自传”“人物专题研究”“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”“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”,以及“私房书”和“杂写集”六大主题分类编排,摒弃了原台湾版“合订本式”的编撰方式。

三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、全面。与十年前出版的“大全集”相比,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四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,即“只删不改”“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,并标明‘编者略’”“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”,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。

五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遵循有关规定,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;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;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,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,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。特此说明。

在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即将付梓之际,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,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

国大陆出版。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,对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;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;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2009年12月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/1

《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(上册)》(1-371)

虽非冤家,却也路窄(潘毓刚)/3

真实的历史·素朴的记录(杨尔琳)/5

可爱的家伙(刘耀祖)/8

写序,不能也不会(施珂)/9

谈吐正如同他所写的东西(陈瑞洲)/10

《预官日记》序(陶英惠)/11

引言/13

横槊集·1959年9月/15

横槊集、插羽集·1959年10月/33

插羽集·1959年11月/87

插羽集、金戈集·1959年12月/126

金戈集、杀气不脱集·1960年1月/165

杀气不脱集、双枪少尉集·1960年2月/197

双枪少尉集·1960年3月/225

双枪少尉集、在那一连串苦斗的日子·1960年4月/255

在那一连串苦斗的日子·1960年5月/290

1960年6月/320

1960年7月/351



目录

李敖



一个预备军官的
日记（上册）

虽非冤家,却也路窄

潘毓刚

李敖冒“通匪”之嫌,要我为《预备军官日记》写个序,通常作者都喜欢找个比自己有名的人写序,而李敖找知名度还不如他的我来写,算是保持他的一点反传统性格吧!在他日记里有一首祝我寿的歪诗,里面提到不知为何在台大时没认识我,相见恨晚,其实我在台大校园早已见过这位身穿长袍,阴阳怪气,类似青洪帮的人物,只是我那时不喜欢管闲事,对这种人物不屑去打听他的姓名罢了。虽非冤家,却也路窄,受预备军官训练时竟和他同一区队,他喜欢高谈阔论,哗众取宠,引起我的注意。接触多了觉得他倒见多识广,有时谈吐也不俗,且颇具娱乐性,尤其他的黄色掌故和笑话颇能解除一些军中性饥渴的苦闷,对他渐生好感,而且他反传统的性格顽劣得可爱,所以与他交往就慢慢多了,尤其每次被派公差去观赏劳军晚会时,在下面和他聊聊天,可以不看台上无聊的节目,因此增进了不少性知识。李敖说郑清茂、小猴和我等人常偷看他的日记,那完全是他自抬身价的说法,最少我从没偷看过他的日记,都是别人传给我看的,我相信别人也没主动去偷,而是李敖纵容或挑逗他们去拿来看,以达到他哗众取宠之目的。日记里确有不少精彩记述,但也有许多并不很确实的地方,读者要以严谨的态度来读,才能防止他伪造历史。例如他说我不喜欢洗澡,与小猴同性恋(其实是他自己喜欢吃小猴的豆腐,解他军中无女人玩之苦闷),完全是有意中伤,怕我抢他的女朋友。李敖的女朋友们(不管是过去的、现在的或未来的)请注意听着:本人卫生习惯良好,且无艾滋病,千万

别上李敖的当,是以为序。

1988 年 1 月 15 日

由 Amsterdam 至 Boston 的 TWA Flight No. 815 飞机上

真实的历史·素朴的记录

杨尔琳

在台湾,一个身体健康、没有特殊免役原因的适龄役男,几乎没有不入营当上一长段时间的兵的。想到当兵这件事,在大的所谓国家安全、群体意识塑造上所占的地位,小的所谓个人生命历程、家庭生活中所占的时光,相信无人能否认它是关系重大的。

自数十万“国军”陆续进驻台湾地区,以及接续推行兵役制度以来,转眼将届四十年。四十年是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,想想看:在这四十年中,多少人已因尽“国民的天职”进出了这个军中社会?在这四十年的进出之中,个人、军营、家庭、社会之间,相互所产生的激荡、推动又是如何?尤其是我们的军中社会极为特殊,而在军中社会以外,却是看似平静实是暗流汹涌。

如此影响深远广泛的事,是应该有人予以记录、传达、反映的;否则,岂不又为历史留下一片空白?又为时代添加一桩遗憾?但是,做这件事谈何容易?他需要具备一些条件,例如:强烈的历史意识与文学修养,亲身的参与和现场的记录,融合适应的本事与客观允当的论事,以及克服艰困的写作环境的能耐与毅力等;否则,所留下的记录,恐怕是难称得上真、切、透、活了。

这种或可称之为历史做见证、紧扣时代脉搏跳动的工作,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从事的;尤其是只求赶快平安度过、怕惹麻烦的人。但是,是意料外也是意料中,大家看到在预备军官第八期里面,有人在做这件工作——此人就是李敖。

说是意料之外是就常情来衡量的。军营里的生活,一般说来是繁重与不安定,特别是在战斗部队担任基层干部的人。如此,你小子如何找出时间、沉下心、不嫌麻烦,做持续的写作?尤其重要的是,你准备写些什么?说是意料之中是对认识他的人来说的。他一向是写个不停的,换了与原先相异的环境,他怎么可能舍得不写?而且,对于稍微认识他多一点的人来说,他不仅能克服环境上的困扰、不便与障碍,还能写得很好,可以满怀信心,拭目以待。

何以这么说呢?道理揭穿开是很普通的,但是却不见得是一般人所能具有。

首先是他的智识领域极为广泛。别的不好比,至少超越他周遭的年轻人太多太多,使人惊异他怎么知道这么多?读了这么多书?他又健谈。这就自然产生了吸引与结交朋友的条件。智识多,自然论事较为均衡、客观、公允、通达。朋友多,自然了解众生百态,未与社会脱节。当然,这不是说他聊天无边际,交友无原则;事实上,他是极为珍惜时光与讲求交友原则的。

除此之外,在个性上、人格上或做人做事的原则上,他另有吸引人之处。他待人非常热心、诚恳、大方,反过来说就是不冷漠、不虚伪、不小气,可以这么说,这就注定成功的当了一名小排长。这里不妨稍对大方解释一下:来台湾后,他没有一天不受穷困折磨,但是从未显露寒酸、计算之相;朋友相处,付钱次数最多的应该他。他率直、有担当、能为他人着想,这也就赢得了士兵与官长的敬重与照顾,所谓得道多助,否则小排长的工作哪里那么好干?更不用说当了优秀的小排长?他还有侠气与充分体力。热诚、担当、绝不怕事、乐于助人等综合的表现可以称为侠气。在一个众家好汉会集、讲打比力的地方,没有侠气还真是讨不到某些人的信服呢!至于体力,须稍做解释,在中学时,他颇醉心于形体美,那时台中一中的运动风气很盛,有些人更是热衷锻炼,相互比较肌力,他曾是兴趣甚大的一员,所以,若是没有一些老底子,变成老病号,这个排长也别干下去了。最后还要再强调的是他处逆境的“天才”。他是个感受敏锐、是非强烈的人,一生很难说有世俗所谓的顺境,但是自我进入台中一中就读,以至同时退伍找到饭吃,约十二年的时光中,他从未表现消极、颓废之态,从不丧失做人做事的原则,笑容与笑语似乎永远是挂在他的脸上与嘴角,并能感染别人。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寂寞的、孤独的,只是他已把它化解为个人的事了。一个人能在任何逆境下维持一个本态的自我,这种“涵养”功

夫,只能失礼、戏称之为天才了。

说出这些,不是无聊地在吹捧一个名人,或替什么人辩护什么,以强者自居的李敖,一向也不期待这些、也不需要这些,而是从正面解释,他所具有的条件、特质与撰写这本日记的关系。至于逸出日记以外的种种,则非寡闻、见陋的我所能过问了。

军中在那时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。与今日相较,明显的可见有三项不同:第一、基层有百分比甚大的老兵,年龄足以当充员官兵的父兄。他们各有一本说不完的当兵老账,带领他们,已不是技能,而是升高到艺术。第二、操练极为繁重,随时准备挥军西上,“光复大陆”。以我所属的那一师来说,在“襄阳演习”时,竟然要表演武装游泳渡河,在新店溪上演练个不停。虽然不是全师,也吓人一跳。第三、是待遇偏低,物质生活极端困乏。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中,担任基层干部的艰辛,可想而知。而那时预官资格的取得,是靠大专学历,不需要考试;入伍后,各人有各人的打算、各人有各人的处世之道。这种官到了部队,能不教人头大(“大头兵”“大头官”)、咒死咒活(“死老百姓”“活老百姓”)者几稀。李敖这个怎么看也不像西点军官的多感多才大学生,竟然能派到基层,竟然还能适才适所,真是几稀中的几稀了!

由于他的出名与坦荡,加上他本来就不打算隐瞒什么,所以他的日记在撰写期间,很多人都侵犯过他的“隐私权”看过。在朋友间也常见传闻。他做的是客观事实的报道,所以真。他很能把握写作的素材,所以切。他写的虽是层次甚低的营房内外生活,但是却能由小看大,导引人做字面以外的心领神会,所以透。他的文笔非常简练节约,用来写实,不论是七情六欲或记述事情,都能使人看起来不烦、不累,所以活。因此,虽然原来可能只是当时实况的记录,现在看来已可说是另具特色的文学纪实了。自然,里面原先一个个的真人姓名,如今也已随时间而转化为文学作品里的姓名符号了。

同居一城,数年难得闻问一次,突接电话,告以近年自行连续发表的预备军官日记,将荟萃成册出版,触动往日老同学,老战友情怀,不免要提笔发抒一番,是耶?非耶?由他李敖老哥自行去衡量吧!

1989年5月9日

可爱的家伙

刘耀祖

李敖要出版预官日记,也要本人写序。本人文笔不顺,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写。

一提起李敖,不少人的心目中认为他是很喜欢挖人家疮疤、打官司的大坏蛋,其实他是相当有正义感的可爱家伙,因有正义感,不怕权势,敢打抱不平,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,也吃了漫长的免费正义饭。所谓可爱的家伙,他讲义气,够朋友,绝不会暗箭射人,他不但眼睛不会往上看,有时还会往上瞪,另一方面他很健谈而幽默。

略述预训班时的旧回忆二三。

有一次队中讨论会时,李敖的讲题是“万华宝斗里的经济价值”。才子满肚子学问,讲得有条有理又有趣。其次是打野外,行军途中,旁边有队友问他:“李敖你最近有没有女朋友写信给你?”答:“有一位。”问:“是不是以前的那位?”答:“不,是一位老女人,就是我母亲。”

最后是步校要结训时要每位队员写遗书留在步校,当时李敖写的是:“若阵亡,臭袜子送给队长,骨灰送给女朋友植玫瑰花。”

1989年5月20日

写序,不能也不会

施珂

敖之的《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》快出版了,要我写序。我说:“写序,不能也不会。”敖之说:“大家都写了,就差你了。”

在步校,敖之与我同一区队,下了部队,第十七师。晚饭之后,常去找他“侃大山”。有个中尉参谋希望我介绍几本“课外读物”,我就跟敖之商量。他建议:何如“无灾无难到公卿”,此事乃作罢论,退伍之后那位中尉还带我去大直的工兵学校看过“汪先生”。

师长是汪敬熙,训话不离两个主题:“守纪律,爱武器。”上校而具儒将之风,一口北京话,真想跟他拉个老乡。

这些陈年往事,本来已经忘得差不多了,最近报载:“江南案”主角陈启礼、吴敦、汪希苓个个风风光光的出了狱。从汪希苓又想到了敖之与我的老长官汪敬熙,再加上蒋氏三代,这些人都可真的是“名垂万年”的了。

谈吐正如同他所写的东西

陈瑞洲

今(1992)年元月23日突然接到李敖的电话,真令我又惊又喜。自1960年春,我们在凤山步兵学校结束预官训练之后,就不曾相见,但时常听到他的消息,阅读他的作品,也时常想念他。在这漫长的三十二个年头里,他那种不畏强权,为自己的信念据理力争的风骨,极令人敬佩。

读者诸君,你可想知道这本《预备军官日记》是如何产生的?

李敖有着过人的精力,善于利用空闲,而且非常勤快。

我和李敖同属预官八期第九队,在二十四周的训练期间,我们吃饭在一起,睡眠也在一起(他七号,我八号),天天见他写日记。

他随身携带日记本,遇有休息时间,就从军便服里取出日记本用心记载,见他创作快速,文思泉涌,队上同学给他一个绰号——鬼才。

夜晚熄灯后,时常看见他打着手电筒看书或写日记。(或写情书?)

李敖的谈吐正如同他所写的东西——风趣、幽默,而且极富机智、思想。他所写的白话文似乎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

1992年2月20日于台中东海大学

《预官日记》序

陶英惠

1985年8月至1960年2月,我在凤山陆军步兵学校预备军官第八期接受入伍教育,被编在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一排。报到时,发现排长是在济南第一临中时同级不同班的老同学马葆庭,真是非常高兴!他陪着我领军服、找床铺位子、理发,表示热诚的欢迎。不料在换上戎装、剪掉三千烦恼丝之后,老同学立即板起面孔对我说,他是排长,我是列兵,在受训期间,要把同学的关系搁在一旁,令我不要“以特殊自居”。我迟疑了一下,立正答“是”。从这一刻起,便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训练生活。我一向不是调皮捣蛋的人,对马排长的翻脸不认人、立即“划清界限”,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侮辱!

记得在开训不久的一个星期天,不但不放假,还要去挖防空洞,回营后去用餐时,排头刚华民兄因脚部受伤,行进间影响到队伍的整齐,马排长为树立威信,罚刚兄绕操场跑步,大家深感不平,于是全队罢吃,以示无言的抗议,引起了一场不算小的风波。结果校长张立夫对马排长的处理不当,在周会时当众加以申斥。自步校入伍教育结束,至今已三十二年了,我与马排长的长官、部属关系早已不复存在,而被他搁置的老同学关系,也一直没有恢复。往事如烟,因为当时未留任何记录,时间及细节都已记不清楚了。

第九队中藏龙卧虎,共有一百一十四条好汉,在预八期是大大有名的。上述“罢吃”风波就是一个例子。三十多年来,众好汉各奔前程,从那本泛黄的同学录中,可以找到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,如丁邦新兄,由于在学术上的贡献,

于198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,现在美国讲学;王德毅兄为台大名教授,著作等身,是研究宋史的权威学者;刘玉春兄则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,现任台北市最有名的建国中学校长。但真正“名满天下,谤亦随之”的,恐怕要数李敖之兄了。

我与敖之兄系台大历史系同窗,他是有名的才子,经常跷课,在校时难得碰到一次面,更少交谈。没想到在步校又与他同队,每天却是形影不离,因为军中与大学不同,他是无法“跷操”的。他在步校的趣事和糗事真是太多了,我无胆秉笔直书,以免构成“诽谤”后对簿公堂。不料他当时留有日记,而且还要印出来公之于世,在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。因为从他的日记中,可以像进入时光隧道一样,看看他当年如何调侃我们的队职官,特别是那位忠厚老实的指导员于建业,他对敖之兄毫无办法。在同学中,被公认为大哥的施珂兄,被称为施大哥而不名,的确是大哥的样子,与时下“大哥”的含义绝不相同。潘毓刚、钟毓田、侯樾仁几位客家老乡,每到就寝时,便在我的两旁用我听不懂的客家话谈个没完,扰人清梦;而我在行军时,总是与并排的杨尔林有说不完的话。至于敖之兄那些“特立独行”的言词和动作,在严肃、枯燥、又疲劳不堪的军中训练生活中,也确曾发挥了一些“解乏”的作用。一想起当年的琐事,顿时感到又年轻了一些。

人生如果能与“名人”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,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,我与敖之兄曾同窗,又同服兵役,诚如吴相湘师所常说的真是“三生有幸”!他大学时期的日记早已梓行,现又将其预官日记出版,吾人将可从他这两套未成名时的记录中,了解他早就与众如何的不同,进而可以为他后来曲折起伏的原因,找到一些答案。

敖之兄坚嘱为其预官日记写序,固辞不获,只得拉拉杂杂聊写数语。能够在“佛头着粪”一番,也真是一件快事。

1992年5月27日